

續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

宋紀一百五十

起旃蒙大荒落正月盡柔兆敦牂十二月凡二年

孝宗紹統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聖成孝皇帝

淳熙十二年

金大定二十五年

春正月乙酉金太子以金主在

上京免羣臣賀禮太子自守國淡懷謙抑官臣不庭拜  
啟事時不侍立免朔望禮京朝官朔望日當具公服問  
候並停免至是羣臣當賀亦不冑受 丁亥金主宴妃  
嬪親王公主文武從官於光德殿宗室宗婦及五品以

上命頗與坐者千七百餘人賞賚有差 已丑廣西提  
舉胡廷直言邕州賣官鹽竝緣紹興間一時指揮於江  
左永平太平兩寨置場用物帛博買交趾私鹽夾雜官  
鹽出賣緣此溪洞之人亦皆販賣交鹽近雖改行鈔法  
其本州尙仍前弊詔經畧司及知邕州陳士英措置聞  
奏旣而經畧司言初置博易場以人情所便而博易交  
鹽亦祖宗成法請只嚴禁博販等不得販鬻交鹽攬奪  
官課餘仍舊從之 戶部言明州東錢湖漑田五十餘  
萬畝昨緣芟草延蔓開淘芟葑堆積沿湖山灣遂成葑  
地資教院僧承佃墾成田三百餘畝恐有人戶以增租

承佃爲名培壘增廣有妨積水請將彼處葑地不許請  
佃仍開爲湖庶免向後埋塞詔勾昌泰相視開湖 宰  
執言諸州獄案有督促十餘而未報者帝曰自今不須  
催促多則愈玩只擇其怠慢者懲之辛卯潼川運司以  
岳霖稽緩特降一官 初青羌努兒結越大渡河據安  
靜若侵漢地幾百里龍圖閣直學士四川制置使雷正  
密投諸將方畧壬辰擒努兒結以歸盡俘其黨青羌平  
進正敷文閣學士 癸巳王淮等請湯思謙與六院差  
遣帝曰思謙退縮其弟不可與在內差遣淮等言思謙  
倫兩郡皆有可稱不知與提舉何如帝曰在外不妨編

修官湯碩亦與外任 甲寅金太子如春水 二月庚申金太子還都 丁卯帝語王淮等曰自唐虞而下人君知道者少唯漢文帝知道專務安靜所以致富庶自文帝之外人君非唯不知道亦不知學淮等曰道從學中來帝曰知學者未必盡知道但知學者亦少淮等曰若唐太宗末年寢不克終豈是知道帝曰人君富有天下易得驕縱淮等曰若治安日久每事畱意則是愈久愈新帝又曰天下全賴良監司若得良監司則守令皆善淮等曰監司郡守皆在得人帝曰先擇監司爲要若郡守亦當選擇卿等今後除授監司須畱意又曰近日

來郡守亦勝如已前若是資序已到其人不足以當監  
司郡守則監司且倫郡守郡守且倫通判亦何害淮等  
因問興居帝曰朕尋常飲食亦不敢過淮等曰易於頤  
卦稱謹言語節飲食帝曰觀頤觀其所養也 壬申吉  
州乞將旱傷最重太和吉水廬陵縣見欠夏稅竝與蠲  
放從之 癸酉金主以東平尹烏庫哩思列怨望般之  
丙子殿中侍御史陳賈言財計之入率費於養兵然  
所得常不能贍給而自將佐等而上之則有至數十倍  
之多姑取殿步兩司言之殿司額外自統制而至準備  
將凡一百二十員而數內護聖步軍全添統制三員步

司額外自統制而至準備將亦一十八員兩司歲支除  
逐官本身請俸外供給茶湯猶不下一千萬緡卷軍之  
須固已不訾而額外重費又復如此無惑乎財計之不  
裕也且以增創額外謂可儲養將材耶然諸將或有闕  
員未見取之於此若謂其人不足以備采擇則高廩厚  
俸自不宜輕以與之請軫慮國計責實政將內外額名  
色一切住差其在冗食之人宜賜甄別如有可備軍官  
之選則存留以俟正官有闕日補之或其人不在使令  
亦請隨宜沙汰勿使渾雜無補國事從之 丁丑金主  
如春水 三月乙酉進封皇孫擴爲平陽郡王 辛卯

禁習渤海樂

是春詔制舉免出注疏

夏四月丙辰

侍讀蕭燧言廣西最遠其民最貧在法民年二十一爲  
丁六十爲老官司按籍計年將進丁或入老疾應免課  
役者縣役親觀顏狀注籍知通案丁簿考歲數收附銷  
落法非不善柰竝海諸郡以身丁錢爲巧取之資有收  
附而無銷落輸納之際邀求亾藝錢則倍收剝利米則  
多量加耗一戶計丁若干每丁必使之折爲一鈔一鈔  
之內有鈔紙錢息本錢糜費公庫錢是以其民苦之百  
計避免或改倫女戶或徙居異鄉或捨農而爲工匠或  
乏海而逐商販曾不得安其業請令帥臣監司措置行



下從收附銷落之制革違法過取之害如或仍前科擾  
卽令按劾從之 己未金主仍至上京右丞相烏庫哩  
思忠曰鑿興駐此已閱歲倉儲日少市買漸貴禁衛暨  
諸局署多逃者有司捕寘諸法恐傷陛下仁愛金主納  
之 辛未右正言蔣繼周言南庫撥付戶部於今二年  
而南庫之名尙存官吏如故請令戶部將南庫廢併其  
官吏竝從省罷案太宗分左藏北庫爲內庫并以講武  
殿後封樁庫屬焉又改封樁庫爲景福內庫近年南庫  
分爲上下尋併上庫入封樁庫今所存南庫係前時下  
庫帝曰盡廢必至淆亂可以左藏西上庫爲名官吏可

與裁減於是諸路歲發南庫窠名錢一百九十八萬餘緡改隸本庫後又改稱封樁下庫仍隸戶部焉 壬申金主曲赦會寧府放免今年租稅百姓年七十以上者補一官甲戌以會寧府官一人兼大宗正丞以治宗室之政 金主謂羣臣曰上京風物朕自樂之每奏還都輒用感愴祖宗舊邦不忍舍去萬歲之後當置朕於太祖之側卿等毋忘朕言丁丑宴宗室宗婦於皇武殿賜官賞賚有差曰尋常朕不飲酒今日甚欲成醉此樂不易得也宗室宗婦女及羣臣故老以次起舞進酒金主曰吾來數月未有一人歌本曲者吾爲汝等歌之其詞

道王業艱難及繼述之不易至慨想祖宗宛然如睹歌  
畢泣下羣臣宗戚捧觴上壽皆稱萬歲諸夫人更歌本  
曲如私家之會既醉金主曰太平歲久國無征徭汝等  
皆奢縱往往貧乏朕甚憐之當務儉約無忘祖宗艱難  
因泣下數行宗室親屬皆感泣而退 是月邊諜言西  
遼假道於西夏以伐金帝密詔吳挺畱正議之周必大  
勸帝持重勿輕動既而所傳果妄帝謂必大曰卿真有  
先見之明 五月丁亥臣僚言諸處夏稅和買止有折  
帛折錢二色惟安吉縣獨多折絲折帛折綾民間困於  
輸納朝廷以其既納紬絹又以細絲織綾許以蠶絲織

絹謂之屑絹自前任顏度申請改屑絹爲絲絹遂使此  
邑重困續經邑民詣闕陳訴已仍許納屑絹而夏稅產  
絹猶用細絲乞令產絹亦依舊用麤絲織造從之 庚  
寅地震尚書左司郎官楊萬里應詔上書曰南北和好  
踰二十年一旦絕使敵情不測或謂金主北歸可爲中  
國之賀臣以中國之憂正在乎此將欲南之必固北之  
或者以身填撫其北而以其子與婿經營其南也論者  
或謂緩急淮不可守則棄淮而守江是大不然旣棄淮  
矣江豈可得而守陛下以今日爲何等時耶金人日逼  
疆場日擾而未聞防金人者何策保疆場者何道但聞

某日修禮文某日進書史是以鄉飲理軍以干羽解國也臣問古者人君人不能悟之則天地能悟之今也國家之事敵情不測如此而君臣上下處之如太平無事之時是人不能悟之矣故天見災害春正月日晡無光若兩口相摩者茲不曰大異乎然天猶恐陛下不信也春日載陽復有雨雪殺物茲不曰大異乎然天恐陛下又不信也五月庚寅又有地震天變頻仍而君臣不聞警懼朝廷不問咨訪臣不知陛下悟乎否乎古者足國裕民惟食與貨今之所謂錢者富商巨賈閭宦權貴皆盈室以藏之至於百姓三軍之用惟破楮券耳萬一如

唐涇原之師因怒糲食蹴而覆之出不遜語遂起朱泚之亂可不爲寒心哉古者立國必有可畏非畏其國也畏其人也故苻堅欲圖晉而王猛以爲不可謂謝安桓沖江左之望是存晉者二人而已異時名相如趙鼎張浚名將如岳飛韓世忠此金人所憚也近時劉琪可用則早死張栻可用則沮死萬一有緩急不知可以督諸軍者何人可以當一面者何人而金人之所素畏者又何人也願陛下超然遠覽勿以天地之變異爲適然勿以臣下之苦口爲逆耳勿以近習之害政爲細故勿以仇讐之包藏爲無它以重蜀之心重荆襄使東西形勢

之相接以係江之心係兩淮使表裏唇齒之相依姑置不急之務唯專備敵之策庶幾上可消夫天變下不墜於敵姦然天下之事有本根有枝葉臣前所陳枝葉而已所謂本根則人主不可以自用人主自用則人臣不任責傳曰水木有本源聖學高明願益思其所爲本源者時帝臨御久事皆上決宰執唯奉旨而行臣下多恐懼顧望故萬里於疏末言之太常丞徐誼亦諫帝曰人主曰聖則人臣曰愚陛下誰與其功名乎帝不能用辛卯以福州地震命帥臣趙汝愚察守令擇兵官防盜賊壬寅金主次天平山好水川癸卯金遣使臨潢

秦州勸農 庚戌帝謂王淮等曰聞總司糴米皆散在  
諸處萬一軍興而屯駐處卻無米臨時豈不誤事可優  
契勘大抵賑糴可逐歲循環備荒若椿積米須畱要害  
屯軍所在庶軍民皆有其備 六月甲寅金主獵近山  
見田壠不治命笞田者 庚申金皇太子允恭薨金主  
命太子妃及諸皇孫服器竝用漢儀太子天性仁厚嘗  
奏曰東宮賀禮親王及一品皇族皆北面拜伏臣但答  
揖望聖慈聽臣答拜庶敦親親友愛之道金主從之遂  
爲定制一日侍宴於常武殿典會進粥將會有蜘蛛在  
粥盃中典會恐懼失措太子從容曰蜘蛛吐絲乘空忽



墮此中耳豈汝罪哉在東宮十五年恩德浹人者浹及  
率侍衛軍士爭入臨於承華殿下聲應如雷百姓皆於  
市門巷端爲位慟哭時諸王妃主入臨多從奴婢奴婢  
頗喧雜不嚴樞密使圖克坦克寧遣出之身護宮門嚴  
飭禁衛如法然後聽入從者有數謂東宮官屬曰主上  
巡幸未還太子不幸至於大故汝等此時以死報國乎  
吾亦不敢愛吾生也辭色俱厲聞者肅然敬憚皇孫金  
源郡王瑪達格哀過甚克寧諫曰哭泣常禮也身居冢  
嗣豈以常禮而忘社稷之重乎召太子侍讀完顏匡謂  
曰爾侍太子日久親臣也郡王哀毀過甚爾當固諫謹

視郡王勿去左右金主聞克寧嚴飭官衛謹護皇孫喜其忠誠愈重之 壬戌淮東總領吳瑋奏欲將鎮江都督統司諸軍官兵日前所欠激賞鋪軍須子鋪布帛錢並與除放庶幾官兵得其全請贍家此令一下足以感士心足以正師律足以戒措克足以示陛下知行伍之微恤士卒之至帝曰軍政刻削楊存中以來便如此可依瑋所奏仍降指揮其它有無似此去處及別有侵刻營運錢等並詔還之 丙寅金烏庫哩元忠罷爲北京畱守金主責之曰汝強復自用覲權而結近密汝心叵測其速之官 己巳臣僚言臣聞一定不易之謂法循

習引用之謂例故咎人嘗守法以廢例未嘗用例以廢法今天官諸選條目猥多法例參錯吏姦濇遠法無已行而或廢例有已行而必得此其爲弊固非一日請詔銓部凡七司所行之事條法具載分明可以遵用而偶無已行者竝令長貳郎官據法施行若於法窒礙而偶有已行之例竝不得引用從之 丁丑帝謂宰執曰秋季在近獄案有稽緩者可擇數事議行遣今州郡職事弛慢不一難爲一例須知寬猛相濟政是以和前此岳霖降官印榜行下已久誨爾諄諄聽我藐藐豈可不明賞罰使賞罰不明朝夕諄諄無益也是日諸路監司帥

臣以所部郡守考察臧否上惟浙東未具聞帝曰近來廢弛事多須當懲戒帥臣鄭丙提舉勾昌泰各降一官  
秋七月壬午朔金賜太子諡曰宣孝 癸未臣僚言

淮上州軍逐處皆有椿管米斛建康鎮江大軍屯駐又有總司錢糧惟太平州采石鎮沿江要害去處去歲民間艱倉州郡必無儲備聞淮上去秋成熟淮人多有載米入浙中出糶不行今來秋成在近望先支降本錢付總領所及時和糶詔趙汝諒於建康務場見椿管會子委官就采石倉措置 詔罷荆門軍泖河武寧黃泥稅場以前知軍陸洸言豪民買撲擾民故也 壬寅內藏

庫奏和州無爲軍常德府所欠分錢乞再限一季起發  
帝曰近日和州卻以三千緡賂內侍求免事覺所免只  
五千緡卻用三千緡屬托謂何王淮等對曰其意以爲  
可長久得免故不憚一時之費帝曰守臣張士儋張臨  
趙公頤各展二年磨勘夏與展限半年須管發納數足  
吏部言二廣考試補攝官人請依本部銓試出官指  
揮將考校到合格人以十分爲率取五分從之先是廣  
東提舉韓璧言二廣兩薦之士許試攝官謂之試額二  
年再試謂之待次累至三試謂之正額然後就祿或任  
鹽稅或受簿尉至有闕官之處雖待次亦得以濫授其

試攝程度大畧如銓試之五場自非雜犯雖文辭鄙俚亦在所錄僥倖太甚請自今一如銓試法下吏部勘當而有是請 甲辰罷常德府復州稅場從提舉趙善譽之請也乙巳罷江都泰興山陽天長高郵稅場從提舉趙不流之請也帝曰此皆有益於民之事日行一事歲計則有餘矣 臣僚言竊見浙運耿秉近因屬邑版帳錢額太重乞與屬郡評議將額重處量減詔從其請兩浙版帳錢額之重實與江西之月椿相似二浙州郡亦自窘匱就諸縣之額太重者與之斟酌縣有毫釐之減則民有毫釐之惠若諸路得一賢轉運使則不待冠蓋

交馳而裕民之說行矣望出此疏付版曹行之浙運夏  
令耿秉與諸郡守臣悉心講究次第行之諸路得爲楷  
式夏願陛下不愔少裨版曹以蘇民力從之 戊申金  
主發好水川 八月申寅監察御史冷世光言監司歲  
出巡閱吏卒誅求所過騷然一縣之中凡數百緡僅能  
應辦石卽捃撫生事請明詔諸路監司今後巡閱力革  
此弊所用隨行吏卒各於州郡差撥逐州交替從之  
丁巳帝諭宰執二廣鹽事當併爲一司王淮等曰外議  
併司後恐廣西漕旣不預鹽事卽無通融錢物或至支  
吾不行帝曰如此須夏商量蓋天下事全在致思思之

須有策窮則變變則通譬如奕碁視之如無著思之既久著數自至。辛酉詔提領封樁庫所支降會子付淮東淮西湖廣總領所並充今年和糴樁管米本錢支用。壬戌詔封樁庫支降會子委浙西提舉羅點和糴。

乙丑詔曰朕惟差役之法爲日益久近年以來又創限田之令可謂備矣然州縣奉行不公豪貴兼并太甚隱寄狹戶弊端益滋一鄉之中上戶之著役者無幾貧民下戶畏避棄鬻至不敢蓄頃畝之產莫若不計官民戶一例只以等第輪差如此則不惟貧富均一且稅籍之弊不革而自去可令戶部給舍臺諫詳議聞奏。丙寅



提舉常平茶鹽公事趙鞅朝辭帝曰鹽事利害稍重凡事可親臨勿容官吏滋弊至賊吏不可不按 癸酉知建康府錢良臣奏秋教按閱禁軍路鈐訓武郎胡斌恃酒無禮望賜罷黜帝曰胡斌素多口以舊在潛邸故畧假借乃敢輒犯階級可降兩官放罷 甲戌秦焞奏德安府巡檢張革慢棄本職於公所冒前任守臣乞罷黜帝曰此風不可長放罷輕典更降兩官 丙子詔講會稽借貸官米 九月甲申詔蘭溪借過常平錢收買稻種並蠲放 金主次遼水召見百二十歲女直老人能道太祖開創事金主嘉歎賜會并賜帛乙酉還中都臨

宣孝太子於熙春園 丙戌國子祭酒顏師魯請獎進  
節義之士帝然之 辛卯禮部言太史局與成忠郎楊  
忠輔所陳歷法異同請差監視楊忠輔同太史局不干  
礙官測驗施行帝曰日月之行有疏數故歷久不能無  
差大抵月行道遠多是不及無有過者至日可遣臺官  
竝禮部官看驗乃命禮部侍郎顏師魯監視測驗先是  
忠輔言南渡以來嘗改造統元及乾道二歷皆未三年  
已不可用目今見行淳熙歷乃因陋就簡苟且傳會而  
已驗之天道百無一合淳熙歷朔差者自戊戌以來今  
八年矣忠輔因讀易粗得太衍之旨創立日法撰衍新

歷凡日月交會氣候啟閉無不契驗今己巳歲九月望月蝕在晝而淳熙歷法當在晝者蝕晚而不見在夜者蝕早而見若以晝夜辨兩歷之是非斷可決矣故有是詔尋命官測驗是夜陰雲不見 壬辰臣僚言吏部差注知州請竝令長貳同共銓量其人材堪與不堪應選保明聞奏或前任有過犯者亦酌其輕重爲之去取其人材不堪應選者卽予報罷庶幾不致冒濫詔自今吏部差注知州同共銓量先次保明聞奏 癸巳起居舍人李燾言郊禋之際命官行事皆所以尊天禮神贊導之吏利於速集往往先引就位以待行禮立俟既

久筋力有限徒倚疲頓或至倒側及當行禮多不如儀  
肅敬之誠何從而生帝曰此說誠然朕往在潛邸爲亞  
獻時催班亦早時風緊簾疏頗覺難待況百官旣無慕  
次又立班太早所謂雖有肅敬之心皆倦怠矣蓋引班  
吏只欲早畢它事寧顧時之未可今只須先二刻催班  
丁酉郭杲申襄陽府木渠下屯田二麥數帝曰下種  
不少何所收如此之薄可令郭杲細具因依帝又曰所  
在屯田二麥於六月終稻穀於十月終可具數聞奏仍  
先申尚書省繼以湖廣總領趙彥逾知襄陽府高夔京  
西運判劉立義鄂州江陵副都統閻世雄奏襄漢之間

麥稻熟時乃詔二麥於七月終稻穀於十一月終具數  
聞奏 中書門下省言前知綿州史祁得替之日將本  
州見在錢指爲羨餘獻總領所希求薦舉詔史祁特降  
一官放罷 冬十月丙辰諭建康府副都統制閻仲曰  
朕惟將帥之獎每在蔽功而忌能尊已而自用故下有  
沈抑之歎而上無勝筭之助殊不知兼收俱善不捨其  
勞使智者獻其謀勇者盡其力迨夫成功則皆主帥之  
功也嘗趙奢解渴與之圍始令軍中有諫者死及許歷  
進北山之策而奢許諾卒敗秦師卿當以奢爲法仍刊  
石給賜殿帥以下 金尚書省奏親軍數多宜稍減損

詔定額爲二千宰臣選金主謂左右曰宰相年老艱於  
久立可置小榻廊下使少休息 庚申詔兩淮竝沿邊  
州軍歸正人請占官田昨累降指揮與免差稅賦今限  
滿理宜優恤可自淳熙十三年爲始更與展免三年

甲千金主謂宰臣曰護衛年老出職而授臨民字尚不  
能書何以治民人胸中明暗外不能知精神昏耄見於  
外是強其所不能也天子以兆民爲子不能家家而撫  
在用人而已知其不能而強授之百姓其謂我何 乙  
亥知隆興府程叔達請將淳熙十年分百姓未納稅苗  
調放其上供及分隸之數自行管認帝曰不虧公家又

有利於百姓可依奏仍令出榜曉諭王淮曰以此觀之  
州郡若得人財賦自不至匱乏帝曰此須守臣自不妄  
用若妄用何以表率胥吏使財賦有餘 十一月甲申  
司農少卿吳煥言宜令有司集議冗會之吏黜在百司  
者務從減省先自省部始若夫不急之官宜汰之兵亦  
可以次第省廢其於大農歲計不爲小補帝曰遽然省  
罷人必怨懼可行敕令所參照條法合省減人數且令  
依舊俟離司或事故更不佗闕其合減兵卒亦許存留  
如事故更不差撥 前將倫監朱安國言文思院製造  
有物料未到者轉移以應急切之須願明詔自今文思

院製造不得轉料又皇城司差親從官二人充本院監  
倫動輒脅持邀取常例宜罷差帝曰然親從官誠宜罷  
之 以知漳州黃啟宗清廉律已撫字有勞除秘閣再  
任 庚寅金葬宣孝太子於大房山金主欲加以帝號  
問於羣臣翰林修撰趙可對曰唐高宗追謚太子宏爲  
孝敬皇帝左丞張汝弼曰此蓋出於武后遂止乃建廟  
於衍慶宮 戊戌金以皇子曹王永功爲御史大夫

辛丑冬至郊先是詔史浩陳俊卿陪祠皆辭

攷異四朝  
聞見錄云

阜陵慶上皇八表召故相陳福國史越王陪位陳力以  
疾辭史聞命渡江陪祀既竣事以史舊學曲爲勉需時  
相疑其迫已風言者去之陳聞史入謂客曰史直翁只  
好莫去陳之多智此其一也案宋史本紀不載召史浩



陳俊卿陪祠事據宋史全文則浩俊卿皆辭不至故不書於本紀也問見錄以爲浩至而俊卿不至疑傳聞之誤今

不取

十二月庚戌朔加太上皇尊號紹業興統明謨

盛烈八字皇太后備德二字壬子王淮等賀冊寶禮成  
帝曰前日慈顏甚懼准曰陛下奉親至誠載籍所未聞  
帝曰太上賜朕銷金背子一領但色差淺此假是管人  
斑衣來歲慶壽日夏服以往准等曰洵盛事也 癸丑

尚書右司郎中何萬言今之風俗視舊日侈此家給人  
足不能如往時也本朝自淳化後已號極治仁宗深慮  
風俗易奢景祐二年詔天下士庶之家非品官無得起  
門屋非官室寺觀毋得綵繪門宇器用毋得純金及表

裏用朱非三品以上及宗室戚里家毋得金棱器及用  
玳瑁器非命婦毋得金爲首飾及真珠裝綴首飾衣服  
凡有牀褥之類毋得用純錦繡民間毋得乘檐子其用  
兜子者舁無過四人非五品以上毋得乘鬪裝銀鞍違  
者物主工匠竝以違制論今請考其違戾於禮法者開  
具名件嚴立禁戕始自中都以至四方則用度有制民  
力自寬詔禮部參照景祐詔書竝見行條令討論聞奏  
甲寅茶馬司言宕昌馬場歲額所管皆是遠蕃入中  
其間多蹄黃怯瘦之類若行排撥必致損斃令於西和  
州置豐草監并宕昌良馬監務應歇養 金樞密使圖

克坦克寧請立金源郡王爲皇太孫以繫天下之望曰  
此事貴果斷不可緩也緩則起覬覦之心來讒佞之言  
豈惟儲位久虛而骨肉之禍恐自此始矣金主以爲然  
戊午詔起復皇孫金源郡王瑪達格判大興尹進封原  
王 庚申知成都府畱正以病告帝曰畱正病可卽擇  
人知成都王淮等薦趙汝愚帝曰朕亦思之無如汝愚  
其處事不偏可任也 癸亥權發遣簡州丁逢朝辭論  
今日財賦窳名之數多養兵之費重民力有限而州縣  
之吏竝緣名色巧計侵移重困民力請嚴行禁止帝曰  
卿到簡州當遵守所言 丙寅金左丞相完顏守道左

丞張汝弼右丞鈞祐祿額特喇參知政事張汝霖坐擅  
增東京諸皇孫食料各削官一階 丁卯湖北提舉趙  
善譽言江陵府高陂河渡請盡廢官課聽從近侵居民  
各以舟船渡載庶幾豪民不得專其利而民力無迫脅  
阻滯之患從之 甲戌金主謂宰臣曰太尉守能論事  
止務從寬犯罪罷職者多欲復用若懲其首惡後來知  
畏罪而復用何以示戒金主聞有司市麵不時酬直怒  
監察不舉劾杖之以問參知政事程輝輝曰監察君之  
耳目所犯罪輕不贖而杖亦一時之怒也金主曰職事  
不舉是故犯也杖之何不可輝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

可追 乙亥忠翊郎殿前司左翼軍統制盛雄飛特降  
兩官送隆興府居住以不親臨教閱添置回易泉州以  
其事來上故有是詔 丙子金主謂宰臣曰原王大興  
行事如何額特喇對曰聞都人皆稱之金主曰朕令察  
於民間咸言見事甚明予奪皆不失常曹幽二王弗能  
及也又聞有女直人訴事以女直語問之漢人訴事漢  
語問之大抵習本朝語爲善不習則淳風將棄張汝弼  
對曰不忘本者聖人之道也額特喇曰以西夏小邦崇  
尚舊俗猶能保國數百年金主曰事當任實一事有僞  
則器百真故凡事莫如真實也金主嘗與宰臣議古有

監軍之事平章政事襄曰漢唐初無監軍將得專任故戰必勝攻必克及叔世始以內臣監軍動爲所制故多敗而少功若將得其人監軍誠不必置金主嘉納之是歲知龍州王偁上東都事畧 詔舒斬二州鐵錢監歲鑄竝以二十萬貫爲額

淳熙十三年

金大定二十六年

春正月庚辰朔帝詣德壽官行

慶壽禮大赦推恩

戊戌詔准東淮西湖廣總所并江

池州襄陽江陵府大軍庫見在金銀錢會竝限半月具申尚書省 甲辰金主如長春官春水 二月庚戌詔

潼川運判岳霖職事修舉除直徽猷閣再任知靜江府

詹儀之爲通判沈伦器乞官觀帝曰此門亦不可開監  
司按通判則可知州於通判按舉皆不可若通判只是  
隨州焉用通判其改差別處通判 乙卯步軍都虞候  
梁師雄奏射鐵簾合格官兵人數帝曰聞射鐵簾諸軍  
鼓躍奮勵可倫士氣周必大對曰兵久不用則氣惰今  
陛下以此激勸將見人人皆勝兵矣 癸酉帝謂侍臣  
曰朕觀唐世大將得人頗多蓋緣內討方鎮外有吐蕃  
回紇無時不用兵所以人皆習熟國朝仁厚不動兵革  
餘三五十年故名將少王淮曰人材遇事乃見但中外  
多事用兵不已亦非美事也 金主還都乙亥詔曰每

季求仕人問以疑難令剖決之其才識可取者仍察訪  
政迹如其言行相符卽加陞用 丙子帝曰自古人主  
讀書少有知道知之亦罕能行之且如與人不求備檢  
身若不及二語人君豈不知之然所行不至陸贄論諫  
諄複不已者正欲德宗知而行之如魏徵於太宗則言  
語不甚諄複且德宗之時何時也而與陸贄論事皆是  
使中人傳旨且事有是非當面反覆詰難猶恐未盡投  
機之會間不容髮豈可中人傳旨朕每事以太宗爲法  
以德宗爲戒 三月丙戌淮東淮西總所具到軍庫見  
錢會子及務場錢數詔就本府認數椿管非朝旨不得



擅行支使 己丑金尚書省擬奏除授金主曰卿等在  
省未嘗薦士止限資級安能得人古有布衣入相者聞  
宋亦多用山東河南流寓疏遠之人皆不拘於貴近也  
以本朝境土之大豈無其人朕難徧知卿又不舉自古  
豈有終身為相者外官三品以上必有可用之人但無  
故得進耳左丞張汝弼曰下位雖有才能必試之乃見  
參政程輝曰外官雖有聲一旦入朝卻不稱任亦在沙  
汰而已 辛卯以福建運判王師愈職事修舉除直秘  
閣再任 夏四月庚戌帝讀陸贄奏議論度支折稅事  
狀蕭燧言自古聚斂之臣務為欺誕以徭已能未有不

先紛夏制度者帝曰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耳隨費  
所論裴延齡書憊言人君未嘗不欲去小人然嘗爲小  
人所勝如蕭望之爲恭顯所勝張九齡爲李林甫所勝  
裴度爲皇甫鎛所勝帝曰皇甫鎛亦延齡之徒也 詔

沒官田產合拘收租入常平違者科罪 壬子金主謂  
侍臣曰朕嘗御膳務從簡省若欲豐腴雖日用五十半  
亦不難然皆民之脂膏不忍爲也遼主聞民間乏食謂  
何不食乾膳蓋幼失師保之訓及卽位遂不知民間疲  
苦想前代之君享富貴而不知稼穡艱難者甚多其失  
天下皆由此也又曰隋煬帝時楊素專權行事乃不慎

委任之過與正人同處所知必正道所聞必正言不可不慎也今原王府屬當選純謹秉性正直者充之勿用有權術之人 戊午金左丞張汝弼罷汝弼奏事阿順金主謂左右曰卿等每事多依違苟避不肯盡言高齋厚祿何以勝任如烏庫哩元忠剛直敢言義不顧身誠可尚也於是徙元忠知真定尹 壬戌金太尉左丞相完顏守道致仕爲咸平尹封華國公金主遣人諭之曰咸平自幹罕舊作高幹今改亂後民業尚未復舊朕聽卿歸鄉里所以安輯一境也 五月己卯蕭燧奏贖陸贄奏議聖語帝曰朕每見贄論德宗事未嘗不寒心正恐未免

集所載寂傳於中間仕履言之甚畧金人記事之書無可旁證今仍從金史河渠志進書之摘錄寂詩文數語於此以備參攷 辛巳詔集英殿修撰知隆興府程叔達久任

閩寄治行有間除敷文閣待制再任 壬午新築江陵

城成 甲午金主秋獵庚子次薊州攷異金史倫九月庚子案庚子遁八

月二十六日也金史重出九月二字今刪 九月甲辰朔金主如盤山因徧

閱中盤諸寺庚申還都 丙寅金主謂宰臣曰呼喇白

舊倫呼哩改今改 叛亾已遣人討之可益以甲士毀其船棧馬

惠迪曰得其人不可用有其地不可居恐不足煩聖慮

金主曰朕亦知此類無用所以毀其船棧欲不使再窺

邊境耳 庚午江西安撫等請將上供米折納價錢帝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 着

曰是何言也。會與貨自不同。本是納米。今教納錢。可乎。  
辛未。知靜江府詹儀之言。知宜州王侃。盡心邊備。蠻  
獠知畏。請優加旌別。仍令再任。詔王侃特轉一官。減三  
年磨勘。令再任。是月。詔求遺書。詔裁有司冗食。

冬十月甲午。金詔增河防禦軍數。金圖克坦克寧以  
原王未正太孫之位。屢請於金主。時諸子趙王永中最  
長。而克寧又與永中有連。金主歎曰。克寧真社稷臣也。  
戊戌。金寧昌節度使崇肅行軍都統忠道。以討呼喇  
台不待見敵而還。崇肅杖七十。削官一階。忠道杖八十。  
削官三階。十一月辛亥。中書舍人陳居仁劄言乞畧

細務帝曰其言甚當今之要務不選擇人材正紀綱明賞罰多降指揮徒見繁碎 甲寅司農寺言已分委西倉糴事帝謂宰臣曰此等便可自劄下凡指揮須教人信畏若是玩瀆何補於事當取其大者要者留意至於小事姑從闕畧如除授監司太守卿等須反覆畱意帝又曰少降指揮不唯事簡又且人信所謂一舉而兩得之 庚申金立右丞相原王璟爲皇太孫 甲子王淮等上仁宗英宗玉牒神哲徽欽四朝國史列傳皇帝會要 金主謂宰臣曰朕聞宋軍自來教習不輟今我軍專務游惰卿等勿謂天下旣安而無預防之心一旦有

警兵不可用顧不敗事耶其令以時訓練 丙寅右丞  
相梁克家罷爲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 庚  
午金主謂宰臣曰朕方前古明君固不可及至於不納  
近臣讒言不受戚里私謁亦無愧矣朕嘗自思豈能無  
過朕之過頗喜興土木之工自今不復倫矣 辛未敕  
令所進審定裁減吏額帝曰革弊以漸且依舊存畱只  
是將來不倫額最爲良法亦不至拂於人情 十二月  
辛巳臣僚言汀州科鹽之害詔漕臣趙彥操王師愈同  
提舉應孟明措置聞奏彥操等尋奏汀州六邑長汀清  
流寧化則倉福鹽上杭連城武平則倉漳鹽亦各從其

俗耳夫食鹽者既異則鈔法難於通行今欲將舊欠鹽錢盡與調放及減鹽價其所調舊欠與所減鹽價本司卻多方措置那充應補其數如此則州縣之力即日可紓立價卽平買鹽者眾私販遂息官賣益行價雖裁減用無所虧是汀州與六邑歲減於民者三萬九千緡有奇減於官者一萬緡有奇所補州用與所放舊欠又在此外加以利源不壅財力自豐救弊之本無以尚此竝從之 甲申金左諫議大夫黃久約言遞送荔枝非是金主曰朕不知也今令罷之丙戌謂宰臣曰有司奉上惟沽辦事之名不問利害如何朕嘗欲得新荔枝兵部



遂於道路特設鋪遞比因諫官黃久約言朕方知之夫  
爲人無識一旦臨事便至顛沛官中事無大小朕當親  
覽者以不得人故也如便得人寧復它慮 甲午少師  
致仕陳俊卿薨命諸子勿祈恩澤勿請諡碑帝聞嗟悼  
謚正獻 丙申金主謂宰臣曰比聞河水泛溢民罹其  
害者貲產皆空今復遣官於彼推排何耶右丞張汝霖  
曰今推排皆非被災之處金主曰雖然必其隣道也旣  
隣水而居豈無驚擾遷避者計其資產豈有餘哉尚何  
推排爲文選金史河渠志載 戊戌大理寺奏獄空  
是月利州路饑賑之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一

聖王及後世皆稱其德而後已

宋紀一百五十一

起張罔協洽正月盡居維倫聖十二年凡三年

孝宗紹統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聖成孝皇

帝

淳熙十四年

金大定二十七年

春正月丙午眞州運司乞展限

收換銅錢帝曰久相玩習不成號令矣王淮等請令漕

司措置帝曰頻降指揮人亦不信今且教措置以觀其

後帝又曰賢者不待賞罰而自勤勉至於中人無賞罰

不得天下大抵皆中人耳已酉金以襄城令東平趙

溥爲應奉翰林文字溥人謝金主謂宰臣曰此党懷英所薦卽對曰諫議黃久約亦嘗薦之金主曰學士院比舊殊無人材何也右丞張汝霖曰人材須佗養若令久任練習自可得人 庚戌金主如長春宮春水 二月乙亥金主還都 己卯金改閏宗廟號曰熙宗 庚辰知福州賈選言福州瀕海諸寨皆係海道要害今巡檢乃有以蔭官及雜流出身或素不知兵或年已垂老緩急不可倚仗請今後應沿海巡檢須武舉或軍功出身年未五十諳曉兵機行陳之人方許注差勘會先曾經海道捕賊立功諸會船水人次注武舉出身人如無卽

依見行法差注止不注流外出身之人從之 癸未金以曲陽縣置錢監賜名利通 丁亥以樞密使周必大爲右丞相時封事多言大臣異同必大曰各盡所見歸於一是豈可尙同陛下復祖宗舊制命三省覆奏而後行正欲相維非止奉行文字也 金御史臺言自來沿河京府州縣官有坐視管內河防缺壞略不介意者請令沿河京府州縣長貳官皆於名銜加管句河防事如規措有方能禦大患或守護不謹以致疎虞隨時聞奏議賞罰金主從之仍命每歲將泛之時令工部官一員沿河檢視沿河府州之長貳皆提舉河防事縣令佐皆

管句河防事 戊子以施師點知樞密院事 丙申金

命罪人在禁許親屬入視 三月辛亥金皇太孫受冊

赦 乙卯金尙書省言孟家山金口牖下視都城百四

十餘尺恐暴水爲害請閉之詔可 庚申陳居仁言祖

宗加意斯民見於役法先爲詳備其後臣僚州郡申明

衝改寢失法意請下敕令所取祖宗免役舊法并於戶

部取括紹興十八年以後續指揮本所官精加攷核其

有與舊法抵牾卽行刪去修爲一書名曰役法撮要候

成鏤板頒天下從之 夏四月壬午趙伯諫請添差軍

中屬官差遣帝曰軍中豈可添差虛請給占當時不合

開端遂使源源陳乞不已除見任添差人許滿今任日  
後更不差人 丙戌金以刑部尙書崇浩爲參知政事

戊子賜禮部進士王容等四百三十五人及第出身  
翰林學士洪邁言貢舉令賦限三百六十字論限三百  
字今經義論策一道有至三千字賦一篇幾六百言寸  
晷之下唯務貪多累牘連篇何由精妙宜俾各遵體格  
以返渾淳 丙申金主如金蓮川 辛丑金中都地震  
五月庚午金人以所進御膳味不調適使人問之尙  
會局直長言臣聞老母病劇私心憤亂以此有失嘗視  
金主嘉其孝卽令還家侍疾 六月戊寅以久旱頒畫

龍祈雨法 金免中都河北等路被河決水災軍民租

稅 甲申駕詣太乙宮祈雨次詣明慶寺 丁亥觀文

殿大學士特進梁克家卒諡文靖 庚寅臨安火 癸

巳王淮等以早求罷不許詔修炎帝陵在衡州茶陵

縣從衡州之請也 巳亥省釋兩浙路罪囚 秋七月

丙午太白經天 詔曰政事不修旱暵爲虐可令侍從

臺諫兩省卿監卽官館職疏陳闕失及當今急務毋有

所隱 巳酉詔監司條上州縣弊事民間疾苦辛亥避殿

減膳徹樂 壬子金主秋獵 癸丑命檢正都司看議

羣臣封事有可行者以聞 詔權減秀州經總制權本



錢半年 何澹言省吏改易都司簽擬文字帝謂宰臣曰鄉等可自以意問之前後改易者何事亦欲官吏各有所警 丙辰命臨安府捕蝗募民輸米賑濟除紹興新科下戶今年和市布帛二萬八千匹 辛酉以江西湖南饑給度牒糴米備賑 戊辰雨命給舍看詳監司具到州縣弊事 八月辛未賜度牒百道米四萬餘石備賑紹興府饑 王淮言石萬等所造歷與淳熙戊申歷差兩朔又淳熙歷十一月下弦在二十四日恐歷法有差帝曰朔豈可差朔差則所失多矣可令禮部太常寺祕書省參定以聞 癸未以畱正參知政事兼同知

樞密院事 丙戌金主次雙山九月己亥朔還都 己酉金主謂宰臣曰朕今歲春水所過州縣其小官多幹事蓋朕嘗有賞擢故皆勉力以此見專任責罰不如用賞之有激勸也 乙丑罷增收水渠民田租 冬十月辛未以太上皇不豫帝罷朝視疾赦乙亥太上皇崩於德壽殿遺詔太上皇后改稱皇太后帝號痛躄踴謂王淮等曰晉孝武魏孝文實行三年喪服何妨聽政司馬光通鑑所載甚詳淮對曰晉武雖有此意後來在宮中止用深衣練冠帝曰當時羣臣不能順其美光所以議之自我侷古何害 丙子以韋璞等爲金告哀使 庚

辰金祫享於太廟 辛巳詔曰大行太上皇帝奄棄至  
養朕當衰服三年羣臣自遵易月之令有司討論儀制  
以聞尤衰據典禮定大行太上皇廟號高宗翰林學士  
洪邁獨請號世祖衰率禮官顏師魯等奏曰宗廟之制  
祖有功宗有德藝祖規創大業爲宋太祖太宗混一區  
夏爲宋太宗自眞宗至欽宗聖聖相傳廟制一定萬世  
不易在禮子爲父屈示有尊也太上親爲徽宗子子爲  
祖父爲宗失昭穆之序議者不過以漢光武爲比光武  
以長沙王後布衣崛起不與哀平相繼其稱無嫌太上  
中興雖同光武然實繼徽宗正統以子繼父非光武比

將來祔廟在徽宗下而稱祖恐在天之靈有所不安詔

羣臣集議表上議如初邁論遂屈詔從其議

攷異海柳溪邊舊話

太上崩文簡公定號高宗洪邁請易世祖公率顏師魯奏太上親爲徽宗子子爲祖父爲宗失昭穆之序在天之靈不安邁論遂屈卒如公議文簡卽尤袤之謚宋史尤袤傳同是高宗之謚定於尤袤也本紀倫用禮官顏師魯等言廟號稱宗則以師魯爲主矣今從尤袤傳

乙酉羣臣五上表請帝還

內聽政丙戌詔俟過小祥勉從所請 戊子帝衰絰御

素輦還內以顏師魯充金國遺留國信使 庚寅金主

謂宰臣曰朕觀唐史惟魏徵善諫所言皆國家大事且

得諫臣之體近時臺諫唯指摘一二細碎事姑以塞責

未嘗有及國家大利害者豈知而不言歟無乃也不知

十一月己亥太上皇大祥帝始以白布巾袍視事於延和殿朔望詣德壽宮則衰絰而杖因詔皇太子惇參決庶務侍讀楊萬里上書太子曰民無二王國無二君今陛下在上又置參決是國有二君也自古未有國貳而不危者蓋國有貳則天下向背之心生向背之心生則彼此之黨立彼此之黨立則讒間之言啟讒間之言啟則父子之隙開開者不可復合隙者不可復全晉趙武靈王命其子何聽朝而從旁觀之魏太武命其子晃監國而自將於外間隙一開四父子皆及於禍唐太宗使太子承乾監國旋以罪廢國朝天禧亦嘗行之若非

寇準王曾幾生大變蓋君父在上而太子監國此古人不幸之事非令典也一履危機悔將何及太子覽之悚然庚子三辭參決不許辛丑帝詣德壽宮禪祭百官釋服甲辰羣臣三上表請御殿聽政詔俟過祔廟 甲寅

金詔河水泛濫農夫被災者與免差稅一年衛懷孟鄭四州塞河勞役竝免今年差稅 十二月庚午大理寺

奏獄空 乙酉制司言夔路大寧監四分鹽遞年科在

恭涪等八州委實擾民請據運司措置止就夔州以時變賣誠爲利便從之 戊子金禁女直人不得改稱漢姓學南人衣裝犯者抵罪 金主在位久熟悉天下事

思得賢才與圖致治而大臣皆依違苟且無所建達一日謂宰臣曰古來宰相率不過三五年而退罕有三二十年者卿等將不舉人甚非朕意它日又謂宰臣卿等老矣殊無可以自代者乎必待朕知而後進乎平章政事襄右丞張汝霖對曰臣等苟有所知豈敢不言但無人耳金主曰春秋諸國分裂土地褊小皆稱有賢卿等不舉而已今朕自勉庶幾致治至它日子孫誰與其治者乎

淳熙十五年

金大定二十八年

春正月戊戌開議事堂以內東

門司改充命皇太子隔日與宰執相見議事如有差擢

在內館職在外部刺史以上乃以聞先是林栗言諫諍之官尙有闕員居其官者往往分行御史之事至於箴規闕失寂無聞焉乞親擢端方質直言行相副堪充補闕拾遺者召見而命之以遺補爲名不任糾劾之職帝曰朕旣欲增置諫員但以言官多任意論人向者初除臺諫人已預知必論其人旣而果然若諫官止於規朕過舉朝廷闕政誠合古人設官之意卿等更攷求前代興置本末以聞王淮等以唐六典所載與舊制進呈帝曰朕樂聞闕失若諫官專規正人主不覿抨彈雖增十員亦可辛丑詔復置左右補闕拾遺 癸卯金遣宣徽



使富察克忠爲宋弔祭使 甲辰金主如春水 乙巳

帝諭宰臣曰皇太子參決未久已自諳知外方物情自  
今每遇殿朝令皇太子侍立於是太常少卿兼左諭德  
尤袤言於太子曰大權所在天下所爭趨甚可懼也願  
殿下事無大小一取上旨而後行情無厚薄一付眾議  
而後定又曰利害之端常伏於思慮之所不到疑間之  
萌常闕於隄防之所不及儲副之位止於侍膳問安不  
交外事撫軍監國自漢至今多出權宜事權不一動有

觸礙請俟祔廟之後便行懇辭以昭殿下之令德

攷異朝野

雜記及聖政記尤袤書在此年楊萬里書在上年薛氏通鑑前後例置今更正尋以胡晉臣兼

諭德鄭僑兼侍讀羅點兼侍講 戶部申會慶節諸州  
軍合有進奉帝諭太子曰朕與免二年如何王淮言此  
係屬戶部歲計帝曰可用封樁庫錢撥還戶部自十七  
年爲始依格進奉如諸路循例科歛充它用御史臺覺  
察彈奏 辛亥方有開請措置屯田帝諭施師點等曰  
二十餘年不用兵一旦使之屯田其樂從乎師點對曰  
軍兵久佚初令服田必以爲勞纔過一二年得其利則  
樂矣帝曰事須樂從卿等更可詢訪師點曰屯田本意  
非止積穀蓋欲諸軍布在邊陲緩急有以爲用帝曰此  
乃寓兵於農之意 庚申知樞密院事施師點罷師點

存謂諸子曰吾生平任官皆任其升沈未嘗附麗求進  
獨人主知之遂至顯用夫人窮達有命不在巧圖惟忠  
孝乃吾事也 甲子以黃洽知樞密院事吏部尙書蕭  
燧參知政事 二月乙亥金主還都 丁丑禮部郎鄭  
僑言淮東鹽場開墾自淳熙四年以來按其所耕之地  
廢畝而稅之十取其五名曰子斗價錢悉歸公庫歲約  
可得二萬緡緣此亭戶肆意開耕遂致柴薪減少妨廢  
鹽業臣昨任提舉日嘗罷收子斗錢禁約亭民將已耕  
地不得布種今已連年恐禁哉不謹此焚復興請令監  
司覺察從之 庚辰趙汝愚李大正奏黎州買馬乞照

舊法不拘尺寸帝問樞密院曰所引舊法是紹興間舊法或京師舊法黃洽曰係祖宗時舊法帝曰祖宗時有西北馬可用黎馬止是羈縻今則黎馬分伦戰馬不可不及格尺也 丁亥金弔祭使富察克忠行禮於德壽殿次見帝於東楹之素幄 癸巳顏師魯等自金廷辭歸金主以遺畱物中玉器五玻璃器二十及弓劍之屬使持歸曰此皆爾國前主珍玩之物所宜寶藏以無忘追慕今受之義有不忍也 遣京鎗等使金報謝 三月丁酉朔金主萬春節宴羣臣於神龍殿諸王公主以次奉觴上壽金主驪甚以本國音自度曲言臨御久春

秋高渺然思國家基緒之重萬世無窮之託以戒太孫  
當修身養德善於持守及命左丞相圖克坦克寧盡忠  
輔導之意於是金主自歌之太孫與克寧和之極驩而  
罷 庚子王淮等上太上皇謚曰聖神武文憲孝皇帝  
廟號高宗 癸丑用翰林學士洪邁議以呂頤浩趙鼎  
韓世忠張俊配饗高宗廟廷時論有以張浚大類漢諸  
葛亮亦宜預列邁謂亮斬馬謖已爲失計浚襲其事斬  
曲端幾於自壞萬里長城至於詐張端旗尤爲拙謀徒  
足以召敵人之笑沮我師之氣帝是其議吏部侍郎章  
森乞用岳飛及浚秘書少監楊萬里乞用浚皆不報

辛酉樞密院言紹興初吳玠楊政畫蜀漢之地以守自  
徹關以西付之玠梁洋付之政蜀中諸邊徹關爲重願  
與二三大臣講求蜀中守邊舊跡令制置司同都統司  
公共相度經久利便據興元都統制彭杲申大徹關邊  
面係鳳州地界隸西路安撫所管淳熙二年鳳州改隸  
興元竊以大徹關係對境衝要最爲重害兼隸鳳州郡  
事見係文官卽無屯守之兵各無統領亦非本司號令  
所及緩急之際議論不合或有乖違卽該國事請將本  
州知州令本司選擇奏辟彈壓戍兵詔彭杲於統制官  
精選練于邊防民政之人具名聞奏 丙寅權擢高宗

於永思陵改謚懿節皇后曰憲節 夏四月壬申帝親  
行奉迎虞主之禮自是七虞八虞九虞卒哭奉辭皆如  
之 癸酉金增外任小官及繁難局分承應人俸 楊  
萬里以洪邁駁張浚配饗斥其欺專禮官尤衰等請詔  
羣臣再集議帝諭大臣曰呂頤浩等配享正合公論更  
不須議洪邁固輕率楊萬里亦未免浮薄於是二人皆  
求去邁守鎮江萬里守高安 丁丑金以陝西統軍使  
富珠哩鄂爾罕舊作字木魯阿魯罕今改爲參知政事 癸未金建  
女直大學 丙戌詔曰朕昨降指揮欲衰經三年羣臣  
屢請御殿易服故以布素視事內殿雖有俟過耐廟勉

從所請之詔然稽諸禮典心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爲近古宜體至意勿復有請於是大臣乃不敢言是時執政近臣皆主易月之議諫官謝諤禮官尤袤知其非而不能爭惟敕令所刪定官沈清臣嘗上書贊帝之決且言將來祔畢日乞預將御筆截然示以終卷之志杜絕朝臣來章勿令再有奏請力全聖孝以示百官以型四海帝頗納用陳亮上疏曰高宗皇帝於金有父兄之仇生不能以報之則死必有望於子孫何忍以升遐之哀告之仇哉遺畱報謝三使繼發而金人僅以一使如臨小邦義士仁人痛切心骨豈陛下之聖明智勇而能忍之



乎意者執事之臣憂畏萬端有以誤陛下也疏萬數千  
言大畧欲激帝恢復時帝已將內禪由是在廷交怒以  
亮爲狂怪 五月丙申朔宰臣進請司諫之差遣帝曰  
司諫之差恐是初官不當放行顧太子曰切不可啟此  
僥倖之門太子對曰僥倖之門啟之則僂有攀援源源  
而來誠不可啟 己亥左丞相王淮罷以左補闕薛叔  
似論之也帝旋諭叔似曰卿等官以拾遺補闕爲名不  
任糾劾今所奏乃類彈擊甚非設官命名之意宜思自  
警 丙午金制諸教授必以宿儒高才者充給俸與丞  
簿等 戊申京鏜等至金故事南使至汴京則賜宴至

是鏜請免宴郊勞使康元弼等不從鏜謂必不免宴則請徹樂遣之書曰鏜聞鄰器者春不相里殯者不巷歌今鏜銜命而來緊北朝之惠弔是荷是謝北朝勤其遠而憫其勞遣郊勞之使勤式宴之儀德莫厚焉外臣受賜敢不重拜若曰而必聽樂是於聖經爲悖禮於臣節爲悖義豈惟貽本朝之羞亦豈昭北朝之懿哉相持甚久鏜卽館相禮者趣就席鏜曰若不徹樂不敢卽席金人迫之鏜弗爲動乃帥其屬出館甲士露刃相向鏜叱退已而金主聞之歎曰南朝直臣也特命免樂自是恒去樂而後宴

攷異薛氏通鑑以京鏜使金事統於四月今從金史本紀及宋史全文前後分載

丁巳詔修高宗實錄 戊午浙西提舉石起宗言海鹽蘆漚場催煎官蔡漢裏斂亭戶不能舉職乞與嶽廟帝曰此須放罷仍令吏部契勘蔡漢得差遣年月之侍郎吏部言係賈選帝曰選已罷姑已之自後吏部如餘量巡尉等當知警 庚申殿中侍御史冷世光言縣令親民之選昨吏部摺置被案放罷之人滿半年方許參部不許注繁難大縣止注小縣小縣之民何罪焉請令吏部遵守淳熙五年指揮凡經彈劾之人且與祠祿知縣曾經放罷半年後亦且與嶽廟兩次倫縣兩經罷黜者不得再注親民差遣詔吏部看詳摺置 壬戌始御

後殿 敕令所刪定官沈清臣言陛下臨御以來非不  
論相也始也取之故老重臣既而取之潛藩舊傅或取  
之詞臣翰墨或取之時望名流或取之刑法能吏或取  
之刀筆計臣或取之雅重詭異或取之行實自將或取  
之跣跣誕慢或取之謹畏柔懦或取之狡猾俗吏或取  
之句稽小材間有度量沈靜而經畫甚淺心存社稷而  
材術似疎表裏忠讜而規制良狹其後以空疏敗以鄙  
獷敗以欺誕敗以姦險敗以浮夸敗以貪墨敗以詭詐  
敗以委靡敗若此者豈可謂相哉甚至於誤國有大可  
罪者海泗國家之故地也私主和議無故而棄之敵國

騎兵天子之宿衛也不能進取無故而移之金陵汲引  
狂誕浮薄之流以扼塞正塗擅開佞倖權嬖之門以自  
固高位而今也猶習前轍寢成欺弊國有變故畧無建  
明事有緩急曾不知任然則焉用彼相哉 禮部言國  
學進士石萬竝楊忠輔指淳熙十五年太史局所造歷  
日差忒今據石萬等造成歷與見行歷法不同請以其  
年六月二日十月晦日月不應見而見爲驗詔尤袤宋  
之端監視測驗 先是詔省減百司冗會至是共裁減  
七百餘人從吳澳之奏也 六月戊辰給事中鄭僑疏  
言陛下制法立制犁然當於人心可萬世遵行而無弊

者文臣出官銓試武臣出官呈試是也歷歲以來有司謹守奉行偶緣淳熙十一年有進義副尉何大亨者以蔭補出官自陳元係效用人乞免呈試參部遂蒙特旨與免此弊一開遞相攀援遂使一時特旨直侖永例在法免呈試者惟江海戰船立功補官之人及諸軍揀汰離軍之人則法許免呈試卽未嘗有初投效用後因蔭補出官與免試參部之法也若曰彼嘗從軍何必呈試聽其展轉相承用例廢法則它日徼幸之徒必有竄名冒籍於軍伍之中以爲免試張本者望申嚴此法將特免試指揮更不施行仍詔有司恪守成法帝以問樞密

院周必大對曰舊法呈試中方得出官淳熙十年放行  
曾經從軍免試一兩人遂以爲例帝曰鄭僞言旣曾從  
軍自合習熟武藝何憚呈試如不能呈試前此從軍所  
習何事此說甚當可依舊法行之 壬辰報謝使京鏜  
白金還先是帝謂宰臣曰京鏜堅執不肖聽樂此事可  
嘉士大夫居常孰不以節義自許有能臨危不變如鏜  
者乎及入見帝慰勞之故事使還當增秩帝曰京鏜專  
對可轉兩官周必大曰增秩常典爾鏜竒節惟陛下念  
之帝曰鏜今之毛遂也乃命鏜權工部侍郎 周必大  
薦朱熹爲江西提刑熹入奏事或要於路曰正心誠意

之論上所厭聞慎勿復言熹曰吾生平所學惟此四字  
熹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入對帝曰久不見卿卿亦老  
矣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以清要不復以州縣  
煩卿獎諭久之乃出熹奏言近年以來刑法不當輕重  
失宜甚至係於人倫風化之重者有司議刑亦從流宥  
之法則天理民彝幾何不至於泯滅也提刑司管催經  
總制錢起於宣和末年倉卒用兵權宜措畫自後立爲  
比較之說甚至災傷檢於倚閣錢米已無所入而經總  
制錢獨不豁除州縣之煎噉何日而少紓斯民之愁嘆  
何時而少息哉陛下卽位二十有七年而因循荏苒無



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嘗反覆思之無乃燕閒淵鑿之中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未純人欲有未盡天理未純是以爲善未能充其量人欲未盡是以除惡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朋分角立交戰於其中故體貌大臣非不厚而佞嬖側媚得以被腹心之寄寤寐英豪非不切而柔邪庸繆得以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公議正議正論而有時不容非不欲壟說殄行而未免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讐恥而不免畏怯苟安非不欲愛蒼生靈財力而未免嘆息愁怨凡若此類不一而足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則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

邪爲人欲邪果天理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墜  
邊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  
於言語動倫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  
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  
下之事將惟陛下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翌日除兵部  
郎官熹方以足疾乞祠兵部侍郎林栗前數與熹論易  
西銘不合遂論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之緒餘爲  
浮誕宗主謂之道學私自推尊所至輒攜門生數十人  
習爲春秋戰國之態繩以治世之法則亂人之首也今  
采其虛名俾之人奏而熹聞命之初遷延道途得旨除

官輒懷不滿傲睨累日不肯供職是豈張載程頤之學  
教之然也熹既除兵部郎官在臣合有統攝若不舉劾  
厥罪維均望將熹停罷以爲事君無禮者之戒帝謂栗  
言過當旋命熹依舊江西提刑周必大言熹上殿之日  
足疾未愈勉強登對帝曰朕亦見其跛曳薛叔似亦奏  
援之太常博士葉適曰攷栗劾熹之辭始末參驗無一  
實者至於其中謂之道學一語則無實最甚利害所係  
不獨朱熹自咎小人殘害良善率有指名或以爲好名  
或以爲立異或以爲植黨近又劄爲道學之目鄭丙唱  
之陳賈和之居要路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務潔

修粗能操守輒以道學之名歸之以爲善爲玷闕以好  
學爲罪愆賢士惴惴中材解體徃日王淮表裏臺諫陰  
廢正人蓋用此術栗爲侍從無以達陛下之德意而更  
襲用鄭丙陳賈密相付授之說以道學爲大罪從此讒  
言橫生良善受禍何所不有聖陛下奮發剛斷以慰公  
言疏入不報攷異水心集有辨兵部郎官朱元晦狀宋  
史全文云或曰適疏不果上據宋史本紀  
云以新江西提點刑獄朱熹爲兵部郎官熹以疾未就  
職侍郎林栗劾熹慢命熹乞奉祠太常博士葉適論栗  
襲王淮鄭丙陳賈之說爲道學之目妄廢  
正人是適固上言之矣今從適本傳書之秋七月戊

戊上高宗廟樂曰大勳舞曰大德 辛亥金尙書左丞

鈕祜祿額特喇罷 侍御史胡晉臣劾林栗喜同惡異

無事而指學者爲黨已未出粟知泉州朱熹除寶文閣  
請祠未入 壬戌恩平郡王璿薨帝天性友愛賜予無  
算至是追封信王 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庚辰金  
主謂宰臣曰近聞烏底改有不順服之意若遣使責問  
彼或抵捍不遜則過境生事有不可已者朕嘗思招徠  
遠人於國家殊無所益彼來則聽之不來則勿強其來  
此前代羈縻之長策也 金參知政事富珠哩鄂爾罕  
罷壬午以山東路統軍使完顏博勒和舊作婆盧  
火今改參知  
政事甲申金主謂宰臣曰用人之道當自其壯年心力  
精強時用之若拘以資格則徃徃至於耄老此不思之

甚也鄂爾罕使其早用必得輔助之力惜其已衰老矣  
凡有可用之材汝等宜早思之 是月湖北運判孫紹  
遠朝辭帝曰祖宗時廣西鹽如何對曰係官賣帝曰若  
廣西客鈔可行祖宗當已行紹遠又言鈔法蠹國害民  
帝曰所聞不一因卿言得其實矣 九月辛丑大饗明  
堂先是禮官請明堂畫一帝曰配位如何周必大言禮  
官昨日申請高宗几筵未除用徽宗故事未應配坐且  
當以太祖太宗竝配它日高宗几筵旣除當別議大抵  
前後儒者多因孝經嚴父之說便謂宗祀專以攷配殊  
不知周公雖攝政而主祭則成王自周公言之故曰嚴

父耳晉紀瞻答秀才策曰周制明堂崇其祖以配上帝故漢武帝汾上明堂捨文景而遠取高祖爲配此其證也西正言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是嚴父專指周公而言若成王則其祖也帝曰有紹興間典故在可以參照無疑庚申帝諭太子曰當今禮文之事已自詳備不待講論惟財賦未嘗從容朕每思之須是省卻江州或池州一軍則財賦稍寬若議省軍則住招三年人數僂少卻將餘人併歸建康事亦有漸當今天下財賦以十分爲率八分以上養兵不可不知許浦水軍統制胡世安言許浦一軍本在明州定海後因移駐

許浦是時港道水淺可以泊船後來湖沙淤塞遂移戰  
船泊在顧涇人船相去近二百里遇有緩急如何相就  
合依舊移歸定海帝曰定海用舟師甚便當時自是不  
合移屯也 是月錄中興節義後用吏部尙書顏師魯  
等之言也於是引赦書放行中興初節義顯著之家合  
得恩數令吏部開具奏聞 冬十月丙寅知湖州趙恩  
言湖州實瀕太湖有隄爲之限制且列二十七浦澗引  
導湖水以溉民田各建斗門以爲蓄泄之所視旱澇爲  
之啟閉去歲之旱高下之田俱失霑溉委官訪求遺跡  
開濬浦澗不數日間湖水通澈遠近獲利而於斗門因



加整葺請詔守臣逐歲差官親詣湖隄相視開濬浦溲  
補治斗門底幾永久從之 己巳廣西提刑趙伯遇奏  
本路鈔法五弊且曰曩者建議之臣以官般官賣科敷  
百姓害及一路於是改行鈔法上以足國下以裕民莫  
不以爲便今六年矣諸郡煎熬益甚民旅困於科抑名  
曰足國實未嘗足名曰裕民實未嘗裕所最可慮者緣  
邇及近襄州軍兵額耗減已極更不招填所在城壁頽  
圯無力修築卒有緩急何所倚恃臣嘗徧詢吏民向者  
官般官賣之時廣西諸郡誠有科數百姓去處然不過  
產鹽地分所謂高化欽廉雷五州是也海鄉鹽賤不冝

買故有科抑如靜江鬱林宜融柳象昭賀梧藤邕容橫  
貴潯賓近裏一十六州去鹽場遠若非官賣無從得鹽  
舊時逐州祇是置鋪出賣民間樂於就買不待科抑自  
改行鈔法以來近裏一十六州徒損於官無補於民民  
食貴鹽又遭科鹽鈔之苦沿海五州雖名賣鈔其舊賣  
二分食鹽元不曾禁計戶計口科擾如故切謂今日之  
法正當講究沿海五州利病杜絕科敷不當變近裏一  
十六州官般官賣之法詔應孟明朱晞顏同林出相度  
條具奏聞 戊子臣僚言祖宗之時士尙恬退張師德  
兩詣宰相之門遂遭譏議豈若今日紛至沓來臺諫之

門限雜尤甚終日酬對亦且厭苦而無說以拒其來願  
明詔在廷止遏奔競其有素事干謁者宰執從而抑之  
臺諫從而糾之至於私第謁見之禮一切削去果有職  
事非時自許相見庶幾在上者可以愛惜日力不爲賓  
客之所困在下者可以恪恭職業不爲人事之所牽從  
之 乙丑司農寺言豐儲倉初爲額一百五十萬石不  
爲不多然積之既久寧免朽腐異時緩急必失指擬宜  
相度每歲諸州合解納行在米數及諸處坐倉收糴數  
預行會計以俟對兌不盡之數如常平法許其於陳新  
未接之時擇其積之久者盡數出糴俟秋成日盡數補

羅則是五十萬石之額永無消耗此亦廣蓄儲之策也  
從之 是月置煥章閣藏高宗御集 十一月丙申帝  
謂皇太子曰恩數不可汎濫將來皇太后慶八十與朕  
慶七十相近若是恩例太汎添多少官如皇太后慶壽  
只得推恩本殿官屬方是 戊戌金改葬熙宗於峨嵎  
谷仍號思陵 金詔南京大名府等處被水逃移不能  
復業者官與賑濟仍量地頃畝給以耕牛 壬子楊偉  
上書言廣西州郡役使土丁之弊帝曰既屢有約束何  
用申嚴便可責問其違戾因謂太子曰後有如此等事  
便須直行不必再三申嚴徒爲文具 十二月乙亥金

主有疾庚辰大赦乙酉詔皇太孫璟攝政居慶和殿東  
廡 丙戌金以太尉左丞相圖克坦克寧爲太尉兼尙  
書令平章政事襄爲右丞相右丞張汝霖爲平章政事  
參知政事博斯和罷以戶部尙書劉暉爲參知政事  
戊子金詔圖克坦克寧襄張汝霖宿於內殿 先是朱  
熹以奉祠去至是再召熹再辭遂具封事投匭以進其  
畧曰陛下之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  
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庶政六者是也至於左右優嬖  
之私恩遇過當往者淵覲說抃之流勢焰熏灼傾動一  
時今已無可言矣獨前日臣所開陳者雖蒙聖恩委曲

開譬然臣竊以爲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佞淫巧立門庭招權勢臣竊聞之道路自王抃旣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人之手陛下竭生靈膏血以奉軍旅而軍士顧乃未嘗得一温飽是皆將帥巧爲名色奪取衣糧肆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出入禁闥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爲欺蔽以至於此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則陛下之所以正其左右者未能及古之聖王明矣至於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官僚之選號爲得人而能稱其

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薄闕冗庸妄之輩或  
得參鎔於其間所謂講讀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  
有箴規之效至於從容朝夕陪侍遊燕者又不過使臣  
宦者數輩而已夫立太子而不置師傅賓客則無以發  
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宜討論前典置師傅賓客  
之官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至於選任  
大臣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  
之人而後可任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  
夫竊位者直以一念之間未能徹其私邪之蔽而燕私  
之好僂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是以除書未出而物

色先定名姓未顯而中外已知其決非天下第一流矣  
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宮省之間禁密之地  
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  
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及其佞姦犯  
法陛下又不能深剖私愛付諸外廷之議論以有司之  
法是以紀綱不能無所撓敗紀綱不振於上是以風俗  
頹弊於下蓋其爲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爲尤甚大率習  
爲軟美之態依阿之言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爲得計  
惟利之求無復廉恥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  
乎其間則羣議叢排指爲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數



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觀之間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嗚呼此豈治世之事而尙復忍言之哉至於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則自虞允文之爲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指擬者號爲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挂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以爲內帑之積將以備它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句攷其存亡徒使版曹闕乏日甚督趣日峻造爲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於是中外承風競爲苛急此民力

之所以重困也。諸將求進也，必先掎克士卒以殖私財，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所以姓名達於陛下之前陛下，但見其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爲公薦，而豈知其論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矣。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刺如此，則彼智勇才力之人，孰肯抑心下首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爲將帥者，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修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強國勢，豈不誤哉。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勵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爲文。

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爲矣疏入夜漏下七刻帝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明日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時帝已倦勤蓋將以爲燕翼之謀也會執政有指道學爲邪氣者乃辭新命除祕閣修撰仍奉祠

淳熙十六年

金大定二年  
十九年

春正月癸巳金主殂於福安殿

年六十七金主在位二十八載南北講好與民休息躬節儉崇孝弟信賞罰重農桑羣臣奉職上下相守家給人足倉廩有餘刑部斷罪多不踰二十人國中號稱小堯舜皇太孫璟承遺詔卽皇帝位 丙申知樞密院事黃洽罷知隆興府 己亥以周必大畱正爲左右丞相

王藺參知政事葛邲同知樞密院參知政事蕭燧兼權  
知樞密院未幾燧奉祠 先是命廣西經畧應孟明等  
究實鹽法利害至是孟明奏鹽鈔抑勒民戶流毒一方  
欲得復舊以解愁怨帝曰初議行此事先差胡廷直去  
商度非不詳密只是符同詹儀之之說今爲所誤鹽法  
可依舊運判朱晞顏奏廣西鹽名曰客鈔元無客也自  
乾道間變法富商失業無復客商矣今鈔以客爲名乃  
強稅戶之家使之承認至於破家而止壬寅詔詹儀之  
罔上害民責授安遠軍節度行軍司馬袁州安置 丙  
午皇太后遷慈福宮春坊姜特立見周必大問曰宮中

人人知上元後舉行典禮今悄然何也必大謝曰此非  
外廷所敢與聞特立不悅而退 辛亥帝諭周必大等  
曰朕年來稍覺倦勤欲旬日間禪位於皇太子退就休  
養以畢高宗三年之制有合施行事卿等可理會進呈  
因令必大畱正進呈詔草 丁巳金參知政事崇浩罷  
戊午金名皇太后宮曰仁壽尋改隆興 調紹興府  
和買絹四萬匹之半己未夏德壽宮爲重華宮 二月  
辛酉朔日有食之 蔡戡除尙書左司員外郎帝勤庶  
政遜位前一日猶自除吏也 壬戌帝吉服御紫宸殿  
宣詔曰爰自宅憂以來勉親聽斷不得日奉先帝之几

延躬行聖母之定省皇太子仁孝聰哲久司七粵軍國  
之務歷試參決宜付大寶撫綏萬邦俾予一人獲遂事  
親之心永膺天下之養皇太子可卽皇帝位朕稱太上  
皇移居重華宮宣詔訖百官赴殿庭立班皇太子卽皇  
帝位側立不坐如紹興三十二年之禮百官稱賀畢三  
省樞密院奏事退放仗帝反卷服御後殿新皇帝侍立  
尋登輦同詣重華宮新皇帝還內上尊號曰至尊壽皇  
聖帝皇后曰壽成皇后 癸亥金主始聽政追尊其次  
宣孝太子爲皇帝廟號顯宗尊母妃圖克坦氏爲皇太  
后 甲子帝朝重華宮大赦 乙丑金敕登聞鼓院所

以達冤枉舊嘗鎖戶其令開之 丙寅以閣門舍人譙  
熙載姜特立竝知閣門事帝東宮舊臣也 辛未尊皇  
太后曰壽聖皇太后 壬申詔內外臣僚陳時政闕失  
四方獻歌頌者勿受遣羅點等使金告卽位 乙亥遣  
諸葛瑞等使金弔祭 己卯詔官吏贓罪顯著者重罰  
無貸 辛巳以生日爲重明節 乙酉金詔有司稽攷  
典故許引用宋事 己丑詔編壽皇聖政 庚寅詔中  
書舍人羅點具可爲臺諫者點以葉適吳鑑孫逢吉張  
體仁馮震武鄭澁劉崇之沈清臣八人上之時帝意欲  
罷周必大而點所薦皆意向與必大類者由是不果用

詔職事官日輪對祕書郎兼權吏部郎官鄭湜首言  
三代以還本朝家法最正一曰事親二曰齊家三曰教  
子此家法之大經也自晉帝王雖有天下之富而不及  
以天下養其親惟高宗享天下之養壽皇躬天子之孝  
二十有七年人無間言陛下率而行之當如壽皇然後  
無愧也本朝歷世以來未嘗有不賢之后蓋祖宗家法  
最嚴子孫持守最謹后家待遇有節故無恩寵盈溢之  
過妃嬪進御有序故無忌嫉專恣之行官禁不與外事  
故無斜封請謁之私此三者漢唐所不及也皇子岐嶷  
之性過人遠甚然講讀之官進見有時志意不通休沐



之日或至多於講讀會不若左右前後之人與王親狎  
朝夕無間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之物也願陛  
下盡事親之道以全帝王之大孝嚴家法之義以正內  
治之紀綱明教子之方以壽萬世之基本又曰竊聞道  
路之言頗謂宮中燕飲頗仍費用倍加僂嬖使令往往  
親昵中外章奏付出稽緩願陛下奮發乾剛一洗舊習  
省燕飲節用度親正人勸省覽 是月壽皇詔立帝元  
妃李氏爲皇后后性妬悍壽皇屢訓敕令以皇太后爲  
法不然行常廢汝后疑其說出於太后憾之 三月丙  
申遣沈揆等使金賀卽位 己亥進封平陽郡王擴爲

嘉王李后所生也 己酉金以生日爲天壽節 甲寅  
以史浩爲太師 戊子金遣張萬公等來致遺留物已  
未廢拾遺補闕官改薛叔似爲將佾監許及之爲軍器  
監御史中丞謝諤論其不可廢不聽自是近臣罕進言  
者 夏四月丙寅有事於太廟 癸酉改封皇姪嘉國  
公柄爲許國公 乙酉金葬光天興運文德武功聖明  
仁孝皇帝於興陵廟號世宗 戊寅以兵部侍郎何澹  
爲右諫議大夫 丙戌有事於景靈宮 五月甲午以  
王藺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 丙申左丞相周必大  
罷初何澹與必大厚爲司業久不遷留正奏遷爲祭酒

澹由是憾必大而德正及爲諫議大夫首上疏攻之必  
大再疏求去以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尋以舊官爲醴  
泉觀使 常德府辰沅靖州大水入其郭 初開講筵  
侍講尤袤言天下萬事失於初則後不可救書曰愼厥  
終惟其始又舉唐太宗不私秦府舊人爲戒知閣門事  
姜特立疑其爲己而發使言者目爲周必大之黨逐之  
丙午金以祔廟禮成大赦 戊申以和義郡夫人黃  
氏爲貴妃 知閣門事姜特立罷特立與譙熙載並用  
事恃恩無所忌憚時謂曾龍再出畱正列其招權預政  
之罪請斥逐之帝意未決會參知政事闕特立謁正曰

上以丞相在位久欲遷左揆葉張二尙書當擇一人執政未知孰先正奏之帝大怒遂奪職與外祠壽皇問之曰留正眞宰相也帝命特立復除浙東馬步軍副總管賜錢二千緡爲行裝

改異兩朝綱目備婁以姜特立之

其歲月攷之當在剏光祖未罷職之前按宋史本紀倫是年五月與佞倖傳同今從之

戊午金

河決曹州 閏月庚申朔詔內侍陳源許任便居住金

主封兄珣爲豐王琮爲鄆王環爲瀛王從彝爲沂王弟

從憲爲壽王玠爲溫王 壬戌以趙雄判江陵府封衛

國公雄疾甚旋改判資州 癸未詔季秋有事於明堂

以高宗配 丙子金進封趙王永中爲漢王曹王永功

爲翼王。幽王永成爲吳王。虞王永升爲隨王。徐王永暉爲衛王。滕王永濟爲潞王。薛王永德爲藩王。己卯階

州大水入其郭。壬午大理寺奏獄空。六月己丑朔

金有司言律科舉人止知讀律不知教化之源必使通知論語孟子涵養氣度請遇府會試委經義試官出題別試與本科通定去畱從之。庚寅鎮江大水入其郭

辛卯金修起居注完顏烏珠

舊倫烏者今改

知登聞檢院孫

鐸上書諫圍獵金主納其言。金拾遺馬升上儉德箴

乙未金初置提刑司分按九路竝兼勸農采訪事屯

田鎮防諸軍皆屬焉。秋七月辛卯金減民地稅十之

一河東南北路十之二下田十之三 丁卯金以太尉  
尚書令東平郡王圖克坦克寧爲太傅金源郡王金主  
旋諭尚書省曰太傅年高每趨朝而又入省恐不易自  
今旬休外四日一居休庶得調攝常事它相理問惟大  
事白之可也 庚辰詔卹刑 辛巳金詔京府節鎮防  
禦州設學養士 八月壬辰金左司諫郭安民上疏論  
三事曰崇節儉去嗜欲廣學問 甲午升恭州爲崇慶  
府 丙申減兩浙月椿等錢歲二十五萬五千緡 丁  
酉金主如大房山戊戌謁諸陵己亥還都 觀文殿大  
學士王淮奉淮居臺諫論劾皆當爲相能盡心事上惟

以唐仲友故擢陳賈爲御史鄭丙爲吏部尙書協力攻  
朱熹啟後來僞學之禁大喪生平 甲辰金參知政事

劉瑋出知濟南府 九月癸亥減紹興和買絹歲額四

萬七千餘匹 乙丑戒執政侍從臺諫毋移書薦舉請

託 丁卯金禁強族大姓不得與所屬官吏交往 丙

子金主獵於近郊戊寅監察御史焦旭劾太傅克寧右

丞相襄不應請車駕舊獵金主曰此小事不須治之

乙酉金主如大房山冬十月丁亥朔謁諸陵己丑還都

辛卯金主謂宰臣曰翰林闕人平章政事張汝霖曰

鳳翔治中郝侯可也汝霖諫田獵金主曰如卿能每事

如此朕復何憂然時異世殊得中爲當丙申金主冬獵  
癸丑還都 甲寅大閱 十一月庚午詔改明年爲紹

熙元年 乙亥金命參知政事伊喇履提控刊修遼史

詔陳源毋得輒入國門 丁丑減江浙月椿錢額十

六萬千餘緡 金御史臺言故事臺官不得與人相見

蓋爲親王宰執形勢之家恐有私徇然無以訪知民間

利病官吏善惡詔自今許與四品以下官相見三品以

上如故 辛巳金詔有司今後諸處或有饑饉令總督

節度使及提刑司先行賑貸然後言上 改朱熹知漳

州熹至部奏陳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



百萬又以俗未知禮采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  
父老解說以教其子弟漳俗崇信釋氏男女聚僧舍爲  
傳經會女不嫁者爲菴以居熹悉禁之 十二月特詔  
知隆興府黃洽言事洽奏用人之道屢乞歸田尋命提  
舉洞霄官方未得請也人勸之治第洽曰吾書生蒙拔  
擢至此未有以報國而先營私乎使吾一旦罪去猶有  
先人敝廬可託風雨夫復何憂 戊戌金賑寧化保德  
嵐州饑 壬子金主諭臺臣曰提刑司所舉劾多小過  
行則失大體不行則恐有所沮其以此意諭之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一